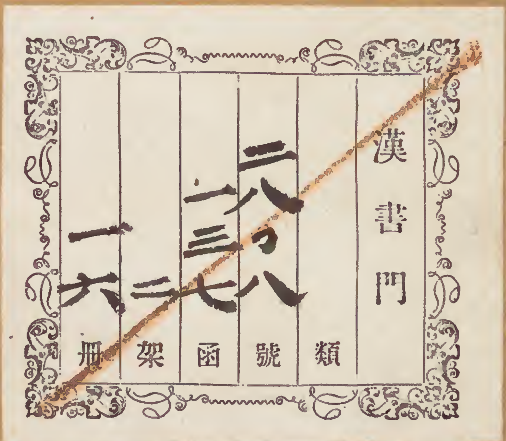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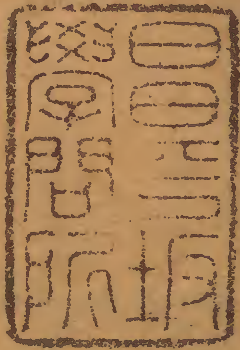


七修類藁

三十三之五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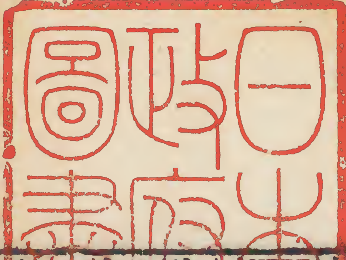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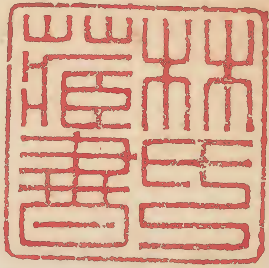


| | | |
|------|---|---|
| 內閣文庫 | | |
| 三 | 二 | 漢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2808 |
| 冊數 | 16 (10) |
| 函號 | 307 262 |

共十六卷





七修類稿卷三十二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意殊句同

淺草文庫

唐崔道融題班婕妤好曰寵極辭同輦恩深棄後宮自
 題秋扇後不敢怨春風曹鄴題庭草曰庭草根自淺
 造化無遺功低回一寸心不敢怨春風元陳自堂題
 春風曰着柳成新綠吹桃作故紅衰顏與華髮不敢
 怨春風三詩句意相似而工拙自異首詩婉轉含蓄

着題說到不怨處第二詩婉轉亦工似無蘊藉矣第三詩直致全無唐人氣味若曰元詩巧而成唐晚風信乎哉

感慨詩

嘗記劉後村詩云刮膜良方直萬金國醫曾費一生心誰知鬢髻攜籃者也有盲人問點鍼又高駢詩云鍊汞燒銀二十年至今身在藥爐邊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二作立意相同借喻婉轉感嘆不過深矣

顏魯公詩

宋李無悔東坡友也有讀顏魯公碑詩云平生肝膽衛長城至死圖回色不驚世俗不知忠義大百年空有好詩名予以詩字改書字尤得其實

集句

集句起於宋荆公曼卿可謂絕唱予幼時嘗見襄府紀善長樂戴天錫維壽所著羣珠摘粹板鏤浙藩皆集唐宋元人之詩爲律對偶親切渾然天成亦可影響王石今板毀矣不知海內尙存否又吾杭沈履德

行有集古宮詞梅花等詩今行於世似不及於戴然

讀之亦有宛然天成全無斧鑿痕者後聞沈有集古

藁式分門摘句先已排定起聯結句但臨時咏何事

卽攢成之耳但不知戴亦如此否耶今特錄戴二律

用書於左以見其工緻題諸葛孔明像云鐵馬雲騅

久絕塵溫飛卿稱吳稱魏已紛紛曾南豐平生艱苦思與

漢元吳源一段清真盡屬君陸龜蒙自願勤勞甘百戰楊

源莫將成敗論三分元吳源晴窗寫罷出師表陳衆仲目

斷西南日暮雲元吳源秋閨云久病情懷偶自如元王中

挑燈細讀寄來書元范德機蒼茫嶺海三年別朱元晦彷彿

塵埃數字餘蘇東坡月墮簷牙人睡了周美成風生荷葉

酒醒初山林霽分明更想殘宵夢吳商浩夢裡頻頻却見

渠王十朋碧落香銷蘭露秋溫庭筠銀河依舊隔牽牛元郝

伯清風未許同攜手譚用之好月那堪獨上樓同上歸信

幾番勞遠夢高鼎愁心一倍長離憂李從一玉顏自古

爲身累歐陽永叔畫向丹青也合羞花蕊夫人觀此真可謂化

腐成奇豈直雕蟲小技而已耶予每每羨之嘗集五

言者亦庶幾也至於七言長篇似亦難工嘗因顧都

憲璘寄命集句遂以四律贈之人謂畫出一東橋也
 蓋顧言峻行直豪傑之士每輕爵求養又忤當道而
 為所劾於瑛獨有相知之雅焉故四首皆實事也今
 亦錄于左海內文章伯如公有幾人直辭才不世爽
 氣見殊倫處士爾衡俊居官召伯隣高名前後事直
 取性情真皆唐杜甫句惟第六帝念深分圖甫殷憂
 遣使臣李嘉祐白雲常滿目皇甫冉落日恐行人賈島上疏
 乞骸骨甫高堂有老親岑參終能成大孝王若虛用意始
 知神甫達人輕祿位魏野際遇復清朝柳道傳貝錦無停

織甫寒松竟後凋甫本心如日月黃山谷來往任風潮
 應笑靈均恨許渾何須強問鴉韓退之相望東橋別韋
 物甫蒼茫歲暮天孟浩然酒闌更鼓起王仲通夜久燭花偏
 甫別路千餘里王勃從今又一年劉長卿虎頭金粟影甫
 懷德自潛然王勃又李憲長崧祥分巡山西時四年之
 寇一日擒絕朝廷有金帛之賜焉亦贈四律次第其
 事云戎馬交馳際甫瘡痍府庫貧甫關河三晉路皇
 會甫門戶幾憂辛趙由殺氣橫千里李白烽烟望五津王勃
 那堪正漂泊孟浩然回首一傷神甫寇虐動西垠張華殷

憂遣使臣

李嘉祐

十年不解甲

杜甫

何日小康辰

張說

徒言隔

王維

驅馳喪我真

杜甫

還聞獻士卒

杜甫

綸飛檄

杜甫

佇文雄

楊炯

登壇拜總戎

岑參

犒兵隨拒後

梁簡

諸將指揮中

文

玉帳初鳴鼓

韋應物

天山早掛弓

周昂

擊轅歌至世

宋謝莊

天地荷成功

宋謝莊

文武成功後

岑參

韓退之

崇恩降紫宸

李嶠

榮光披錦繡

常袞

賜予出金銀

杜甫

名高晉

杜甫

廉頗出將頻

杜甫

無由覩雄畧

杜甫

聊爾一呻

吟

劉昂

化綿衣疏

吳天祐江西豐城人寄食於杭東塘陳廷彩家冬無衣絮陳子蒙調之曰能作疏文當為化主乃作疏曰伏以捉衿露肘誰憐子夏之貧冬暖號寒可免昌黎之嘆含羞在已貽笑於人切念天祐半生若蟻一拙如鳩身常苦饑寒頗類吟詩之賈島志不在溫飽愧非及第之王曾雖字頗能識而書頗能讀然寒不能衣而饑不能食灞橋踏雪難堪手足之凌兢剡木乘舟無奈身心之顛掉鄴侯萬卷亦徒耳范叔一寒如此哉幸托身依桑柘之鄉而長者擅絲綿之利深筐

大箔價輕千鎰之黃金溫爾柔綿色瑩三冬之白雪
眼見之而忽熱心欲之而難言既民胞物與之同然
豈推食解衣而不可惠而好我實爲道誼之交勉爾
求人不覺言辭之拙分我一團和氣奈他千載歲寒
高誼難忘服之於膺而佩之於背衆輕易舉與不傷
惠而取不傷廉袁安免僵臥於洛陽師道不忍寒於
郊祀若肯結緣秀士也勝布施山僧十謁朱門何畏
滿頭之風雪一吹鄒律頓回幽谷之陽春通告斯文
圖成善事謹疏陳氏父子遂勸習舉子業爲之占籍

仁和後膺甲子鄉薦而陳氏之門自是無祐之跡矣

茅誦詩

鄆縣城東有舊祠晁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遷
教子聖今爲百世師故里尚存羞俎豆新碑還刻斷
機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辭此鄆縣孟
子祠碑詩也乃建文時泰與茅誦音普所作誦字大芳
後死節靖難觀結句已可占知爲人今世止知其字
雖志亦然聞碑已刻去年號餘字似亦有損吾友曹
進士過而錄回子特置藁

楊柳枝

楊柳枝卽古折楊柳枝義也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昂有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劉禹錫曰揚子江頭烟景迷隋家宮樹拂金堤嗟哦猶有當時色半蘸波中水烏棲又韓琮云昌樂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晉和凝云萬枝枯槁怨亡隋似弔吳臺各自垂是也後白居易有愛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故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小蠻方豐

艷乃作楊柳枝辭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辭帝問誰製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時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因命使取二枝植禁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好尙風雅又作一章云一樹飄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故後盧貞等和其題曰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踪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劉禹錫曰塞北梅花羌笛

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
柳枝此自是爲白氏楊柳枝而作也今人渾爲一題
莫知其故而六朝樂府收之亦不辯也不然樂天之
前已有其詩可知矣及唐人咏此題極多偶爾記憶
因錄出其一韻者置之于左庶可以見先賢用意之
工拙也劉禹錫詩云花萼樓前初折時美人樓上鬪
腰肢如今拋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城外西風
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
楊管別離白居易曰紅板橋邊青酒旗館娃宮暖日

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韓琮曰枝
鬪纖腰葉鬪眉春來無處不成絲灞陵原是多離別
少有長條拂地垂溫庭筠曰陌上河邊千萬枝怕寒
愁雨盡低垂黃金毵短人多折已恨東風不展眉楊
巨源曰江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東
風最相惜慙慙更向手中吹然當時傳誦惟劉白爲
最而晚唐薛能又謂劉白之句雖有才思似太拘僻
且宮商不高遂作十九首以壓之今亦舉一韻者二
首以見工拙潭上江邊嫋嫋垂日高風靜絮相隨青

樓一樹無人見正是女郎眠覺時又曰劉白蘇臺總
近時當時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
一首詩其妄自尊大如此以今較之豈能追劉白醜
藉之萬一耶又古有折楊柳行可謂甚古謝靈運嘗
一作之餘不多見也復有月節折楊柳雖是古辭則
似近於唐人意矣

楊太后宮詞

瑞日曛曛散曉紅乾元萬國珮丁東紫宸北使班纔
退百辟同趨德壽宮元宵時雨賞宮梅恭請光堯壽

聖來醉裏君王扶上釵鬢與半仗點燈回柳枝挾雨
握新綠桃蕊含風破小紅天上春光偏得早嗟噫宮
殿五雲中溶溶太液碧波翻雲外樓臺日月閑春到
漢宮三十六爲分和氣到人間曉窻生白已鶯啼啼
在宮花第幾枝煙斷獸爐香未歇曲房朱戶夢回時
一簾小雨怯春寒禁籞深沉白晝間滿地落花紅不
掃黃鸝枝上語綿蠻上林花木正芳菲內裏爭傳御
製詞春賦新翻入宮調美人羣唱捧瑤卮海棠花裏
奏琵琶沉碧池邊醉九霞禁籞融融春日靜五雲深

護帝王家後院深沉景物幽奇花名竹弄春柔翠華
經歲無遊幸多少亭臺廢不修天申聖節禮非常躬
率羣臣上壽觴天子捧盤仍再拜侍中宣達近龍床
水殿鈎簾四面風荷花簇錦照人紅吾皇一曲薰絃
罷萬俗洽洽解慍中繞堤翠柳忘憂草夾岸紅葵安
石榴御水一溝清澈底晚涼時泛小龍舟薰風宮殿
日長時靜運天機一局碁國手人人饒處着須知聖
算出新奇宮殿鈎簾看水晶時當庚伏熾炎蒸翰林
學士知誰直今日傳宣與賜冰雲影低涵栢子池秋

聲輕度萬年枝要知玉宇涼多少正在觀書一夜時
瑣窻宮漏滴銅壺午夢驚回落井梧風遞樂聲來玉
宇日移花影上金鋪涼生水殿樂清遊釣得金鱗上
御鈎聖德至仁元不殺指揮皆放小池頭涼秋結束
鬪尖新宣入毬場尙未明一朵紅雲黃蓋底千官下
馬起居聲秋高風動角弓鳴臂健常嫌斗力輕玉陛
纔傳看御箭中心雙中謝恩聲思賢夢寢過商宗右
武崇儒治道隆總攬權綱求治理羣臣臧否疏屏風
用人論理見宸衷賞罰刑威合至公天下監可二千

石姓名都在御屏中家傳筆法學光堯聖草真行說
兩朝天縱自然成一體漫誇虎步與龍跳泛索坤寧
日一羊自從正位控辭章好生躬儉超千古風化宮
嬪只淡粧擊鞠由來豈作嬉不忘鞍馬是神機捧韁
絕尾施新巧背打星球一點飛宮槐映日翠陰濃薄
暑應難到九重節近賜衣爭試巧綵絲新樣起盤龍
角黍冰盤餽飮裝酒闌昌歎泛瑤觴近臣誇賜金書
扇御侍爭傳佩帶香一朵榴花插鬢鴉君王長得笑
時誇內家衫子新翻出淺色新裁艾虎紗簾幙深深

四面垂清和天氣漏聲遲中宮閣裏催繅繭要趁親
蠶作五絲歲歲蠶登麥熟時密令中使視郊圻歸來
奏罷天顏悅喜阜吾民鼓玉徽小樣盤龍集翠裘金
羈緩控五花駟繡旗開處鈞天奏御捧先過第一籌
右詞子家所藏後有洪武己未凌雲翰跋跋云宮詞
五十首乃寧宗后所撰理宗所書有印幸未坤寧祕
玩六字與臣杜思忠摹刻六字今亡二十首他日得
其全補之按宋史楊后涉書史知古今此詞爲后所
作無疑但理宗子書母詩不應用祕玩圖書而幸字

或是一字理宗或是寧宗也後人錄訛凌氏亦欠跋
明耳今併錄之於藁嗚呼此詩在元已亡其半今不
錄出湮沒必矣并記凌雲翰字彥翀錢塘人住湖墅
元之貢士也

和杜秋興

子美秋興八首誠冠絕古今之句世言和者祇不自
知而徒取效襲之謂余友四明洪貫字唯卿嘗爲崇
化令素以吟咏自誇晚年致政羣友戲曰汝能和杜
秋興則吾輩常傾囊爲君一醉也洪一夜吟成人咸

以爲句格切肖真有神助不免於無病呻吟之誚實
出人人也因錄於左庶不泯其才其一葉落千山瘦
盡林峯尖如劍列森森海沙郭索饑呈穉庭砌蟬
出俟陰弟妹存亡千里月江湖風雨十年心無端觸
目傷懷事况復頻添夢後砧其二劍閣西連烏道斜
上皇今喜到中華題情詩寄溝中葉賣卜人看海上
槎霜冷玉樓思舊帳月明胡騎泣寒笳秋來懷抱偏
難遣城上芙蓉又著花其三歲月能消幾局碁白頭
空作楚囚悲廟堂籌策非吾望湖海踈狂似舊時三

輔關中圍未解六龍天上駕還遲荒原戰骨知多少
精爽誰無故里思其四金殿籠香繞博山鸞輿隱隱
出花間丹青日照麒麟閣鐘鼓聲嚴虎豹關海岳有
靈裨聖治華夷無路動天顏五雲影裏簾開處幾憶
趨蹌到從班其五山川震蕩日無暉盡道將軍智力
微暫喜嶠函聲鼓息又聞河洛戰塵飛于今世事知
誰在老我人情與俗違江上草堂風雨惡飯盤端不
待魚肥其六西風吹浪打船頭白露寒凋玉樹秋金
甲寶刀千騎老紫薇黃閣幾人愁關河夢逐簾前燕

烟水情忘海上鷗王粲近來消瘦盡強攜書劍客南
州其七文皇身建救時功四裔咸歸覆疇中西幸鸞
輿悲險道東還龍旆逐羶風一身貧病頭將白三月
天山火尚紅江畔秋雲無限思強歌巴曲醉巴翁其
八御溝流水帶逶迤粉黛三千映月陂寒露不周三
秀草野禽飛上萬年枝將軍書報降王死河漢星看
織女移鄉夢秋來頻到關分明龍袞玉端垂

古詩今對

山陰正郎高居賢臺一日會於友人金茂之家言嘗

一在卷之三十一
出差雲貴間其地絕不知詩因遇秀才卽試一對以
占之時值暮春則曰馬踏紅塵風力軟衆果無對者
余思自亦莫對金曰吾有一對惜乃古詩高以爲戲
金曰雞鳴紫陌曙光寒豈非天生對乎衆客撫掌金
嘗有乾坤聖世空搔首久亦未對予以雲雨巫山枉
斷腸對之又金課生徒一對曰人間自古無仙骨池
上于今有鳳毛皆舊詩今對天生而成昔人有云天
下無做不得之文字惟有對不得之對觀今高金二
君之句又可見世未嘗無無對者之對也

凱風寒泉卷

錢塘郁士端才能博雅嘗爲縣佐好書畫余家世契
幼時見所藏有王維輞川圖錢選草蟲圖戴進春曉
圖皆冠絕古今名筆并此望雲正巳水天一色城東
別墅共名十愛其三子忘之矣郁沒而十圖入於郎
仁寶之父大亨大亨沒而亡不知所嘉靖癸未仁寶
復獲此四圖然皆散碎零落仍以裝潢併爲一軸粘
滌樓題其首曰凱風寒泉以寓有賢外孫之意俾余
跋之于以各圖雖天地間尤物人得人失公世玩好

復何計焉蓋此四圖又皆當時名公鉅卿注意發揚特爲士端者故若陰有鬼神呵護之復歸仁寶嗚呼郁沒而郎守之郎失而今復之殆五十年餘矣舊圖宛然豈非神人獅子之類歟嗚呼郁氏子孫微矣而仁寶方以文章名世故不復於郁而復於郎又非荆璞和氏之遇也歟噫物固有數也余自幼見至今三百甲子而復得題名其末亦數也感嘆再三書以入吾仁寶芸閣右跋乃憲副徐汝容先生之筆曰滌樓者吾師侍御粘美中之號其卷之詩文皆一時名公所作其事之奇不能盡述也故錄其跋云

詩異出處

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是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却洛京居首外聖朝賢相復書誰世多誦頌聯而不知作者舊嘗聞乃宋劉昌言上蒙正之詩也事文類聚又云張虞登進士第一題興國寺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奕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如言未知孰是意

張寫劉詩亦未可知耳

張天錫

張錫字天錫別號海觀錢塘人也天順壬午領鄉薦
春闈不偶授山西大同府應州山陰縣教諭天資俊
拔下筆成文誠八义七步之才也其豪放飄逸則鯨
吞海吸而青樓紅粉名公鉅卿爭相迎遞遠近無不
知其名者惜未大成而卒至今人傳之家嘗有竹數
竿作亭其間名曰醫俗因記之以顏於亭然其文雖
近謔亦足致理今舉此可知其餘也記云余退閒之

志既不可醫乃挂冠神武門幾二十禩既而作老圃
於家種篔簹數十個皆着鞭持節因作小亭於其間
爲柱六覆以茅取窮朴之意坐於是亭則清聲戛玉
醫耳之喧囂幽香細細醫鼻之銅臭柯葉如翠醫目
之蜃樓筍供茶饌醫口之垂涎虛心勁節又可以醫
夫自滿而失守者因取坡老詩名之曰醫俗亭噫
非聖人孰無病病非六淫醫非虛扁病各有醫故醫
貧夫以財醫夸夫以權醫好名之人以美譽醫好色
之人以美女而總醫諸俗則必於此亭焉世有高粱

畫棟而主人則俗者何不一過此亭然盧醫不自醫何也不能醫泉石膏肓疔觀於此文則麒麟植沒字碑可同也哉

鳳山休暑

貫雲石元功臣阿里海涯之孫名小雲石海涯號酸齋生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及長折節讀書遂仕爲翰林侍讀學士後稱疾還江南賣藥於吾杭人無識者嘗休暑鳳山有詩云路隔蒼苔卒未通泉花如髮玉濛濛蛟浮海近雲窻濕蛟怯山寒暮帳空高枕不知秋水開門忽見暮帆東物華萬態俱忘我北望惟心一寸紅又臨終作辭世云洞花幽草結良緣破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明月一般圓洞花幽草乃妾名也予舊有其集詩不滿百前律所未載也今北山棲雲菴乃藏修之所

東海題壁

華亭張東海汝弼雅善作草書詩有高致雖歷官粉署而聲華籍甚玉署不能容遂出守南安南安小郡也以張故爲名邦朝覲至京師因訪於學士之宅學

士方有容且輕郡守之名却而不見不知其爲張也
東海題其壁有始知東閣先生貴不放南安太守叅
之句拂袖而去學士出見之懊悔弗及明日追之已
行矣

箕詩改紅白

嘗有人召仙請作梅花詩仙箕遂寫玉質亭亭清且
幽其人云要紅梅者卽承曰着些顏色點枝頭牧童
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鷄冠花詩
亦如此改其詩云鷄冠本是胭脂染洗却胭脂似雪

粧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

虎歌

弘治初錢塘安溪山多虎患縣令獵人捕之一日而
獲三虎縣令獻於鎮守鎮府喜加以美言獎之然令
實貪墨者焉時有府辦俞鳴玉善謔戲作詩嘲曰虎
告使君聽我歌使君比我殺人多使君若肯行仁政
我自雙雙北渡河亦得詩人之意焉

東坡孤鴻詞

東坡在黃州作卜算子山谷以爲不喫烟火人語至

一仙名三十一

今傳誦其詞云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
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
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汀冷一本作寂寞吳子謂句則
江冷恐非也極精托意深遠似不可以易解也後見詞學筌蹄解
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
來無功也驚鴻賢人無所自遂不安也回頭愛君不
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偷安於
高位也寂寞吳江冷非所安也以爲得肯但意鴻不
木棲今日揀盡寒枝未免背理不若易枝爲盧耳每

每語人人以予爲是昨讀野客叢書方知所以乃東
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惠有溫都監女頗有姿色年
十六而不肯聘人聞坡至相隣溫謂人曰此吾壻也
一夜坡吟咏聞其女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窻則女踰
垣而去坡物色得其詳正呼王說爲媒適有過海之
事此議少寢其女不久卒葬於沙灘之側坡回聞之
悵然故爲此詞也又隋李无操有鴻詩曰夕宿寒枝
上朝飛空井中似亦有木棲矣自悔讀書不多也然
又思東坡之事已矣朱子解易亦曰鴻不木棲或得

三多真書卷三十一 詩文類 九

平柯則可以安今詩止用一枝字終碍理耶叢書無
刻板錄之

詠蜻蜓

王振鵬元世祖時人善詩畫仁宗賜號孤雲處士子
幼時見有蜻蜓詩畫卷於里中旌德觀誠妙筆也詩
有黍離之哀想宋季之遺黎其卷多人題識今亡
矣今以記憶者錄之於左其自題蜻蜓詩曰露涼芳
草曉風吹紗翼輕明水影欹莫便臨平山下去眼睛
雙眩碧琉璃末二句意其寫圖之時必伯顏駐師皋

亭

臨平地名

之日不忍故國垂亡而虜騎之覬覦得詩人

之比也故和者雲間張耳云翠華銷盡厲疾吹四翼
低飛兩眼欹秋水藕花搖落久也愁點碎碧琉璃嘉
禾周鼎云蜻蜓偷眼藕花風滿地 遮漢宮怨入

孤臣詩畫裏百年遺墨灑啼紅張世鳴云花落清明
陣陣風臨平山下舊行宮蜻蜓不管興和廢猶掠殘
香窺怨紅平湖潘寔云不隨沙鳥度涼風欸欸孤飛
過舊宮十里湖山依舊在野蓮無主向誰紅仁和夏
時云曉起 漲滿天眼愁側視嚇 飛來小影

七修類稿卷三十三
風蒲外紅藕花開不及前
仁和劉邦彥云舞風點水
得人憐轉盼雙睛碧玉圓
莫向臨平山下過藕花風
景不如前

七修類稿卷三十三終

七修類稿卷三十三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重作栢梁體

唐景龍四年正月五日中宗移仗蓬萊宮御大明殿
會吐蕃騎馬之戲因重爲栢梁體聯句一首詩云大
明御寓臨萬方中宗顧慙內政翊陶唐韋皇鸞鳴鳳舞
向平陽長寧公主秦樓魯館沐恩光安樂公主無心爲子輒求
郎太平公主雄才七步謝陳王溫王當熊讓輦愧前芳上官

七修類稿卷三十三 詩文類

昭再司銓管恩可忘吏部侍郎崔湜文江學海思濟航著作郎鄭
情萬邦考績臣所詳考功員外郎武平一著作不休出中腸著作郎
郎闈權豪屏跡肅嚴霜御史大夫鑄鼎開嶽造明堂將作大匠
宗晉卿 玉醴由來獻壽觴吐蕃舍人嗚呼此中宗
所以點籌於后也栢梁之作君與臣下而已未聞后
與公主昭容可與也太宗作宮詞使虞世南和之而
虞尚以體非雅正不奉詔今君臣后妃外及夷人雜
然賡酬恬不爲怪不知當時何無世南者也

巾詩

正德中年京都士人忽焉以巾易帽四方效之然巾
本古冠服也一時變更自覺駭異况販夫走卒亦有
戴之者以其價廉易辦耳殊可惡也於時予有俚語
四句以詠人人俚曰忽出街衢不奈看今時人物古
衣冠望塵走俗人心厭况又庸人戴一般友人孫體
時一日戴巾來訪恐予諍之途中預搆一絕予見而
方笑孫對曰予亦有巾之詩君聞之乎遂吟曰江城
二月暖融融折角紗巾透柳風不是風流學江左年
來塞馬不生駮二人相對一笑孫善詩字雜作尤佳

一 時有聲場屋惜不能一第而卒

唐爲晉諱

晉史中台星圻時以爲大異張華等應其禍唐太宗詠司馬彪續誌却云政宣竹律知時平玉條備豈非唐爲晉諱耶

詩文論于肅愍是非

竊論程篁墩作于肅愍旌功錄敘有曰當景帝之不豫也公與廷臣上疏請復憲廟於東宮期必得請乃已疏再上至闕門而石亨等以是夕奉迎英廟于南

宮復位收元用大學士徐有貞策卽誣公等以大逆下之獄給事中王鎮等爲之廷劾至言臣等與于某誓不同朝左都御史蕭維禎等爲之廷鞫則謂于某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奏上英廟持之而有貞進曰非此今日之事爲無名由是議決蓋國史所書炳如日星而天下之所共聞者也嗚呼自昔權奸將有所不利于忠勳之臣則必內置腹心外張羽翼蛇盤鬼附相與無間而後得以逞焉若漢太尉李固之死梁冀宋丞相趙汝愚之死韓侂胄與肅愍公之死

石亨一也夫以胡廣京鏜執政而馬融爲之草奏李
沐爲之疏詆司刑之臣又相與文致之而后衣冠之
禍成故竊以爲肅愨公之死雖出于亨而主於柄臣
之心和於言官之口裁於法吏之手不誣也首禍之
罪則通於天矣春秋討賊必先黨與亦烏可緘默而
自異於孔氏之家法哉此段可謂得當時事情之實
而斷之明決也李空同爲于公祠堂記有曰予觀今
人論肅愨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爲臣不易
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

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
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
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
蠡留侯良功成身退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嗚呼難
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
虜擁太上皇子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
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
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
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廳言

日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
之生者與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恕
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
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嗚呼傷乎
傷乎此段可謂既能明于之功與心又能推原致禍
反覆變化文益奇而公益崇讀之真爲酸鼻也不知
文刺史漫抄云錮南宮易太子爲公之罪予已辯之
矣見國事類近時鄭繼之詩又曰雖重獲罪戾社稷功不
小不知何罪戾即可笑可笑

杜韋娘

高髻雲鬟新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
事惱斷蘇州刺史腸此詩唐宋遺史以爲劉禹錫罷
蘇州過杜鴻漸飲醉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驚問
之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某來問何詩答以前
詩唐詩紀事亦曰禹錫赴吳臺揚州大司馬杜鴻漸
命妓侍宴類聚又以爲韋應物過鴻漸之事予意劉
禹錫韋應物皆爲郎中皆刺史蘇州但鴻漸未嘗爲
司空且大歷四年死矣韋在蘇州乃貞元間去杜死

日廿餘年劉在蘇州元和間又遠矣韋劉且不論決
非鴻漸必然考之元和間杜佑爲淮南節度正揚州
之地工部侍郎之陞也必誤寫爲杜鴻漸否則爲白
樂天正與韋劉同時又皆狎浪詩酒者也

啄木

啄木本名鴛也俗稱啄木異物志謂大如雀喙與足
背皆青色今所見相符但形大於雀而時有紅嘴者
及見王元之詩曰淮南啄木大如鴉頂似仙鶴堆丹
砂則形色又異之矣後讀爾雅翼方知有兩種大者

頂有紅毛謂之山啄木然以青色者爲主故內經載
青綠之羽蟲是也魏野咏曰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
妨馬道曰不顧泥丸及惟貪得食多乃一戒貪而一
言材亦各寓意之不同皆得詩人規諷之情

野牛蟬聲

宋方圭好以詩譏人一日宋庠宴客於平山堂圭談
詩不已偶見野牛就木挨癢宋因曰野牛恃力狂挨
癢有客對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圭幾與毆不久圭有
連坐之禍又詩客陸某出言無忌一日與客同宴偶

爾聞蟬使客咏之客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
是稻梁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自是其
人少戢後乃善終予思近多此輩不以陸爲法方爲
戒鮮不仆也

左國幾

開封舉人左國幾妹夫不憐其妹取妓以充後房一
日妓逃而左作詩嘲之詩云桃葉歌殘事可傷家池
莫養野鴛鴦閉門連日春容減仍對無鹽老孟光世
傳誦之予以詩則妙矣乃狎語也在左爲之不當

瞿宗吉

吾杭元末瞿存齋先生名佑字宗吉生值兵火流於
四明姑蘇明春秋淹貫經史百家入國朝爲仁和山
長歷宜陽臨安二學尋取相藩藩屏有過先生以輔
導失職坐繫錦衣獄罪竄保安爲民太師英國張公
輔起以教讀家塾晚回錢塘以疾卒所著有通鑑集
覽鐫誤香臺集剪燈新話樂府遺音歸田詩話興觀
詩順承稿存齋遺稿詠物詩屏山佳趣樂全稿餘清
曲譜皆見存者聞尙有玉機雲錦遊藝錄大藏搜奇

學海遺珠不可復得也子家又有香臺續咏香臺新
咏各一百首皆親筆有序觀此則所失尤多也昨因
當道欲得先生事實書集詢之子孫所答十止二三
誌銘亦亡之矣因述其梗槩又嘗聞其旅事一律云
過却春光獨掩門澆愁漫有酒盈樽孤燈德雨心多
感一劒橫空氣尙存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雞中夜舞
劉琨平生家國繫懷抱濕盡青衫總淚痕讀此亦知
先生也噫

荆叔詩

唐詩正聲載荆叔題慈恩寺塔詩云漢國山河在秦
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予嘗以此詩於
塔無相涉後開終南山有小白石處刻一詩足有唐
風字乃晉體深五七分惜無名也傳其句又是前詩
及讀唐詩紀事而此詩亦曰題塔又係於無名之下
但又註曰不知何人題名荆叔予復疑之因考姓氏
諸書並無荆叔之名而紀事可謂收唐人能詩者盡
矣所以復註如此此特好事者僞名偶寫此詩於塔
高棟不考而遂編入於正聲必矣昨會史乾用云親

見此詩於慈恩塔果小白石字刻如前所聞在塔之頂並無人名然後方知前詩必題終南者好事者鑿移於塔如孟東野咏薔薇之石今移於史給事家也

和詩

今人但知和詩不知義有三焉依韻和之謂之次韻或用其題而韻字同出一韻謂之和韻如張文潛離黃州詩而和杜老玉華宮詩是也用彼之韻不拘先後謂之用韻如退之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然唐以前亦未聞也必有廢焉意興而已觀文選何劭張

華二陸三謝諸人贈答是可知矣就使子美不過如是如高適寄杜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求杜則曰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迢則曰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惟元白二公多有次韻陸皮則盛之矣至宋蘇黃輩唱一廢十甚則全集如蘇和陶是也嗟夫詩以道性情一拘韻脚縱有高義或不能用况短於才者乎且如東坡天縱在惠州寄鄧道士詩卽次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韻時事尙

不同也庶或可展其才然拘之卽有工拙韋云今朝
郡齋冷或憶山陰客澗底東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
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蘇曰
一杯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
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菴中人空飛本無跡
觀此二詩已覺有性勉之別至於韋結二句先輩以
爲非復言語思索可到出自天然若有神助然則蘇
結安能及之

于肅愍詩

于肅愍公謙爲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時一日遇
惡客劫舟遍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亦
不忍取去及還朝並無一物餽送自作一詩云手帕
磨姑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
得鄉閭話短長噫此人之不可及而後功業之如天
也

胡王詠女史詩

國初海寧胡虛白號斗南正統間錢塘王致道號蘭
莖皆一時詩人集未見也嘗見其詠女史之詩今各

錄其一題者二首餘可知也胡題楊妃教鸚鵡念心
經詩云春寒卯酒睡初醒笑倚東窗小玉屏早悟眼
前空是色不教鸚鵡念心經王題楊妃云禁苑養驕
兒兒驕母命危褒斜山路險不似在宮時胡題綠珠
墜樓云花飛金谷彩雲空玉笛吹殘步障風枉費明
珠三百斛荆欽那及嫁梁鴻王云主難因妾起妾心
安肯違身為金谷土魂作彩雲飛冲雅規刺皆有詩
人餘意

仟佰

前漢食貨志曰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顏註仟謂
千錢佰謂百錢文字音義又曰仟謂千人之長佰謂
百人之長此仟佰說錢說人漢志元帝紀曰出入仟
陌師古曰仟陌田間道也南北曰仟東西曰陌此仟
陌又從阜矣然漢志又口商君壞井田開仟佰而陳
勝傳贊曰躡足行伍俛仰仟陌則說田處又從人說
人處又從阜考之韻會仟字下仟佰之得通作仟陌
字下市中街亦曰陌通作佰則是古字從人從阜通
用之也昨讀玉篇於人部則載錢於行伍之仟佰於

阜部則載田之阡陌似較韻會又明白

詩字不穩

鄭谷咏鷓鴣曰雨昏青草湖邊過嘗讀埤雅鷓鴣最
惡濕天陰卽以木葉被身安有雨昏時而尙於青草
湖邊飛耶又如林逋之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輶對
則佳矣不知鷓鴣未嘗木棲也雍陶咏鷺鷥曰立當
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在當時馮明道輩舉
此爲陶警句子以易過行立二字儘有理趣蓋行於
青草必是鷺矣立傍白蓮魚安知是鷺耶否則人遠

視亦未知爲鷺鷥而行動魚不知耶又如張仲達之
滄海最深處鱸魚啣得歸嘴脚何長也李商隱錦瑟
詩云錦瑟無端五十弦五十弦自有故也豈謂無端
辯證類已言矣此皆顯名之詩礙理有如此詩豈易
作耶

趙武孤兒事

子嘗辯明趙武之事苟不見春秋之傳史記諸文於
前觀者以前日之言爲主一時尙疑特并錄于左
史記晉世家曰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

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

史記趙氏家曰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是爲莊姬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之三年賈爲司寇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趨亡朔不肯

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諾賈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

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二人乃謀取他人嬰
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新序即程嬰子程嬰出謬謂諸將
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許之隨攻公
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
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兒以
爲趙氏孤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
中居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
召趙氏孤兒匿之宮中名曰武諸將入問疾景公因
韓厥之衆以脇諸將而見趙孤諸將曰昔下宮之難

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
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
將遂攻屠岸賈滅其族後與趙武田邑如故

春秋經曰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左傳曰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
屏將爲亂欒卻爲徵六月晉討趙盾趙括武從姬氏
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
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
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

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胡傳曰按左氏趙莊姬爲趙嬰之亡譖於晉侯曰原
屏將爲亂欒卻爲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
韓厥言于君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
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爲莊姬所譖
而欒卻害之也

劉向新序邵子經世歷皆據史記趙世家書之元金
仁山前編又復踵修二三大儒因襲承訛遂爲定論
世惟知屠岸賈之殺趙氏而程嬰匿孤復讎也後又

編爲戲文人第以爲實事殊不知信史不如信經與
其信諸儒遠者之傳孰若信聖人近者之言哉豈祇
牴牾者爲可據二而羣言不折衷於聖人可乎春秋旣曰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胡傳據左氏之言以註之未
聞有屠岸賈之事也若以馬遷趙世家之說爲信則
事在晉景公之三年已誅趙括趙同趙嬰齊而立武
矣安得至十七年十七年晉世家文又誅同括而立武耶且
景公十七年立魯成公之八年左氏之言正附夫子
之經晉世家爲不可信矣然則三年之事非妄乎或者

止書誅趙同始括庶合春秋左傳豈應又併趙朔滅
之而有立武之事耶立武之事晉世家未踰年趙世
家至於十五年之久馬遷亦自矛盾也諸儒獨據趙
世家之言而不參會於晉世家是以錯耳以趙世家
論之既曰岸賈不聽韓厥之言不請景公之命然則
韓厥不可告君乎其後韓厥對君曰吾君獨滅趙宗
似又景公知之也縱使景公不知成公之姊匿於宮
岸賈聞產索於宮事變周章景公獨可不知乎苟權
臣矯命上下無敢誰何固有之矣然則背戾於聖經
差錯於年分不惟與左氏相牴牾而本傳於理於情
亦自牴牾也或者曰金仁山不有二事之說汪德輔
不有不足信之語予不多贅乎子曰仁山既疑爲二
事則當折其岸賈所滅之趙非趙朔之族同括之殺
不當復稱立武庶幾不背聖經與傳也德輔既云與
經相戾不足信又不能辯其所以之非以告諸人人
嗚呼是非頗謬於聖人馬遷於此徵諸

七修類藁卷二十三終

七修類藁卷三十四

七修類藁卷三十四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婦人詩詞

昔於雜錄中見廣信道中有杭婦金麗卿之詩家住
錢塘山水圖梅邊柳外識林蘇平生慣占清涼國豈
料人間有暑途豐城道中又有詩婦余叔柔浪淘沙
詞雨溜風鈴滴滴丁丁釀成一枕別離情可惜當年
陶學士孤負郵亭邊雁帶秋聲音信難憑花鬢偷數

七修類藁卷三十四 詩文類

一

小歸程料得到家秋正晚菊滿寒城夫麗卿之識林
和靖蘇東坡則已不能有出門擁蔽其面矣叔柔可
惜於陶學士其意果何在耶可笑可笑

評詩難

晏元獻喜論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
富貴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方善言富貴
殊不知樂天以道此二句非富貴語是看人富貴者
也故魯直矯之曰不如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
青春深好予以老覺之聯固不如笙歌者矣而笙歌

燈火之說爲看人富貴亦求之深遠魯直矯之二句
恐亦僧堂道院之所有耶元獻何不自思已句梨花
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可矣至於舞低楊柳
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富貴氣象形容盡矣

南詞難拘字韻

樂府古體起自上古韻既不拘文或多寡而其來歷
又有樂府詩章等書可考也南詞似多起於唐也如
千秋歲荔枝香因貴妃誕日長生殿奏新曲二闕未
有名適南方進荔枝遂以二詞名之念奴嬌名娼也

七修類稿卷二十四
故連昌宮詞有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
阿溫堆禽名也聲最美玄宗一取其聲一取其名各
以製曲菩薩蠻大中初女蠻入貢瓔珞被體號菩薩
蠻遂製此也春光好因羯鼓催花花開而製惜未通
知其祖於唐者蓋明皇知音律之故而後知音之臣
因各祖之故花間集名爲填詞之祖而所集者自溫
飛卿而下十八人耳宋陸放翁又云晚唐詩格卑陋
而長短句獨精巧後世莫及正指此也又如隨筆之
辨伊涼州曲皆出於唐亦其一證然照字依韻名曰

填詞今一詞之名雖同而文有多寡韻有平仄不同
者不可辯明正無樂府詩章之書證之耳如康伯可
之作應天長詠閨情云管絃喧繡陌燈火照塵香舊
腸斷蕭娘愁歸路緩彫鸞獨自歸來凭欄情緒 楚
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主惆悵後期空有鱗
鴻寄紉素枕前淚窗外雨翠幕冷夜涼虛度未應信
此度相思寸腸千縷又曰管絃繡陌燈火畫橋塵香
舊時歸路腸斷蕭娘舊日風簾映朱戶鶯能舞花解
語念後約頓成輕負緩彫鸞獨自歸來凭欄情緒

楚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主惆悵後期空有
鱗鴻寄紈素枕前淚窗外雨翠幕冷夜涼虛度未應
信此度相思寸腸千縷然後篇比前多二十字矣葉
少蘊之作念奴嬌詠中秋云洞庭波冷望冰輪初轉
滄江浩浩萬頃孤光雲陣卷長笛一聲吹破洶湧三
江銀濤無際遙帶五湖過酒闌歌罷一般意味難道
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嘆佳期難到縹緲高城
風露爽獨倚危闌傾倒醉酌清樽嫦娥應笑猶似向
來好廣寒宮殿爲余聊借蓬島又曰洞庭波冷望冰

輪初轉滄海沉沉萬頃孤光雲陣卷長笛吹破層陰
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遙帶五湖深酒闌歌罷至今鼙
怒龍吟 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散佳會難尋縹
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檻重臨醉倒清罇嫦娥應笑
猶有向來心廣寒宮殿爲余聊借瓊林旣換韻又換
字矣此皆不知孰是原本孰乃非調豈非無祖詞以
證之耶至於憶秦娥諸人所作皆仄韻者而孫夫人
又有平韻者水龍吟本是首句六字第二句七字也
如秦少游贈妓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

陳同甫春恨云開花深處層樓畫簾半捲東風軟蘇
東坡詠笛云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而陸
放翁春遊摩訶池者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參差春
晚而首句乃七字第二句反六字矣柳梢青初起三
句皆四字也皆用平韻如秦少游春景云岸草平沙
吳王故苑柳裊烟斜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
行人一棹天涯酒激處殘陽亂鴉門外鞦韆墻頭
紅粉深院誰家周美成佳人云有個人人海棠標韻
飛燕輕盈酒暈潮紅羞蛾凝綠一笑生春 爲伊入

恨熏心更說甚巫山楚雲斗帳香銷紗窻月冷着意
溫存而李易安春晚者子規啼血可憐又是春歸時
節滿院東風海棠鋪繡梨花飛雪 丁香露泣殘枝
銷未比愁腸寸結自是休文多情多感不干風月此
乃首句四字第二第三總成八字又是仄韻也至於
瞿宗吉之辨漁家做本頭句第二字皆仄聲起而楊
復初凌雲漢乃用平聲起見樂府遺音似此不一若以周
德清謂句字可以增損者論又非其名此或南詞北
曲之不同也以予論之南詞但要音律和諧或平或

仄俱可也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成二句者則句法雖不同字數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耳頭句不拘正如律詩之起亦然但多少數字似不可也況至於多少二三十字者哉若歐陽公春暮摸魚兒捲繡簾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綠對小池閑立殘粧淺向晚來紋如縠凝遠月恨人去寂寂鳳枕孤難宿倚欄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草露兩兩長相逐 雙眉促可惜年華婉婉西風初弄庭菊况伊家年少多情未已難拘束那堪更趁良景追尋甚處垂楊曲佳

期過盡但不說歸來多應忘了屏雲去時祝此則前拍第二句第三句多一字後拍第五句又少一字而那堪更字當是韻佳期過盡字是韻今皆無之恐決不可不入選者或是也故少蘊之念奴嬌或可而伯可之應天長原註十九句則前闕決非矣歐之應天長又少似康不知何也

元末僧

嘗記元僧有詩云百丈巖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又一云殘年

節禮送紛紛盡是豪門與富門惟有老僧墻下雪始
終不見草鞋痕予以當時忻笑隱恩斷江無無極皆
著名斯時要如二詩落脫高遠夫豈可到惜忘其名
也繼而入我朝又若衍斯道即姚廣孝成莫大功勳濬天
淵超然入道關仲猷勤無逸一如初皆化夷臣服其
餘泐季潭祥止菴洽南洲復見心仁一初祿天然道
竺隱噩夢堂輩或以詩文名世或以輔藩有功十大
高僧之說豈虛語哉不知亡國之時何至僧人如此
之多或曰此輩原非僧流入國朝畏法而髡之雖然

今之時亦少若人也

更無一箇是男兒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軍皆解
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世傳此詩乃花藥夫人蜀亡犂
入後宮宋祖問而作者傳記雜編又載爲前蜀王衍
降唐時興聖太子作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
牛繫鼓旗二十萬軍皆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既皆
蜀亡之作其辭又類正史不載者也當存疑以俟

蘇賈詩似

東坡梨花絕曰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
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賈似道寒食絕
曰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
當醉青塚兒孫幾個知然二詩同意而皆妙但賈賊
知人生無幾故乃耽樂葛嶺不知兢兢報國非可以
此意比也蘇詩予意既曰梨花淡白又曰一株雪恐
重言相犯且不見咏梨花之好不若易梨花淡白爲
桃花爛熳更佳

沈園詩祖意

宋陸放翁沈園詩蓋因前室唐氏而作事具歸山詩
話詩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
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又云夢斷香消四十年
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踪一泣
然讀北夢瑣言唐江淮間有妓徐月英其送人詩云
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
水忍照鴛鴦相背飛似陸詩之意本此

二僧詩累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錢塘德祥字止菴皆有

志事業者也遭時不偶遂髡首而肆力於詩云故一
初嘗云或從事於文墨非以廢道沾名蓋有不得已
也止菴曰詩豈吾事耶資黼黻焉耳觀此可知矣八
國朝皆被詔至京後官僧司一初題翡翠云見說炎
州進翠衣網羅一日徧東西羽毛亦足爲身累那得
秋林靜處棲止菴有夏日西園詩新築西園小草堂
熱時無處可乘涼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未得
長欲淨身心頻掃地愛開窗戶不燒香晚風只有溪
南柳又畏蟬聲聞夕陽皆爲太祖見之謂守仁曰汝

不欲仕我謂我法網密耶謂德祥曰汝詩熱時無處
乘涼以我刑法太嚴耶又謂六月由淺三年未長謂
我立國規模小而不能興禮樂耶頻掃地不燒香是
言我恐人議而肆殺却不肯爲善耶皆罪之而不善
終

述懷詞

成化間仁和教諭聶大年以詩書名世人來乞書多
以東坡行香子馬晉滿庭芳應之二詞一言不必深
求問學一言仕宦亦勞皆不如隱逸之樂也後聶召

至京修史而死貧不能斂似若預為己言者然二詞亦果痛快今錄之藁行香子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做箇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滿庭芳云雪漬疎髯霜侵衰鬢去年猶勝今年一回老矣堪歎又堪憐思昔青春美景除非是月下花前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侵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又淒然想山翁野叟正爾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

到松下林邊如何好吳松江上閒了釣魚船馬晉字孟昭仕國初吳下人也

釋疑字樣

一字有二音不同而所指多程語誠不可不識也故玉篇之前以為奇字特錄出示人謂指迷也余惟或二字俱要換音者或只換一字音者他書所載倍多玉篇惜不能記憶也今以知者補玉篇之不足錄之藁而尚俟日益之耳

星宿

音星秀二十

番禹

音潘愚廣州縣名

款乃

音襖靄舟中歌聲

水瀧音雙德 慶府縣名 万俟音木 尚音木 句讀音句豆點 袒免音但

世汨羅一音博羅縣名 牂牁音臧歌蜀 冒頓音沒突

名可汗音克寒漢唐 闕氏音煙脂匈奴妻也 角里音祿理四皓之一

龜茲音工 曹大家家音 已上玉篇者 月支音肉 身毒

音天 魯般般音 樊於期於音 嫪毐音勞 酈食其音食其

飢 寧馨兒寧去聲 僕射射音 姑射射音 無射射音 淳沱

音鳥 馱 疆場場音 盟津盟音 國土土音 陶甄甄音堅

贈繳繳音 枹鼓枹音 琅邪邪音耶 邪谷邪音 綸巾綸音

皆可 儀樽儀音 率更率音 盤飧飧音孫 矛盾盾音 黃

能能音奈 委蛇蛇音 於戲音嗚呼 尸解解音 般若音

惹釋 衆生衆音中 落魄魄音 隱几隱音 野燒燒音 丹

止母音員 龍兌兌音 方與音房 糊塗音

遠去聲 滄海滄音 些息音 天音軒

扁音 殷音 溺音 宿留音 相空

相音 擗音 襄尺襄音 揖厭音 宿留音 相空

亡慮亡音 倒景影音 耐可耐音 詐音 阿誰音 齊

稱父 隆準準音 休告告音 骨朵音 阿誰音 齊

衰音 扶服音 曲逆音 睚眦音 骨朵音 阿誰音 齊

渠函谷函音咸

仇山村

山村先生仇遠字仁近宋咸淳名士宋亡落魄江湖
博通經史賸有詩聲惜未見其集以行世也至元中
薦為溧陽教諭轉寶慶路教授不赴改將仕郎杭州
路總管府知事致仕就家錢塘今西城脚下尚有遺
址在焉年八十卒葬錢塘北山棲霞嶺予在抄本中
見其閒居十咏因錄於藁詩曰堦前紫蔓金絲草籬
壁紅垂錦帶花梓澤平泉易銷歇春雷富貴與詩家

樹隔殘鐘遠欲無野雲漠漠雨踈踈飛蚊盡逐南風
去父子燈前共讀書仰屋著書無筆力閉門覓句費
心機不如花下冥冥坐靜看蜻蜓蛺蝶飛鶯花韋曲
舊時遊老去閒情已五休却笑東風無檢束又隨飛
絮過南樓鳥爵喧啾未肯棲狂風吹樹影離披屋邊
尚有斜陽在更看山人一局碁風挾濃雲起砲車捎
窻雨脚亂如麻山中茅屋應安穩不問溪聲送落花
新竹修修綠覆牆讀書門戶亦陰涼道人清福不肯
受却入西山看夕陽翠袖佳人倚暮寒雙禽蹋破玉

欄杆空山月落春風換直作羅浮夢裏看茶甌紗帽
慣迎賓不是詩人卽道人細雨斜風君莫出綠陰門
外有紅塵珠簾玉柵綺羅紫猶有承平京洛風飲罷
歸來遊騎少一庭明月夜方中

王張臨終詩

嘉靖丙午秋杭友王時雨澍張文東涑卒王布衣而
張貢士張方三十餘而王則七十矣然皆以詩鳴時
計其才學王不逮張遠甚臨終王有三律張亦有三
絕王則近理而張浪言也豈非又在于素養而不可

論其才學錄以喻吾徒王詩云青鏡看餘醜愈芳瘦
形真類活骷骸有書數卷兒堪讀無力千鈞德可修
生際太平今七秩好選造化近新秋瓦棺衣紙山人
事寄語兒郎莫笑尤南北東西走市闌獨慙無補在
人間三春花鳥湖山麗二雅風情日月閒塵海遊魚
今又古庭槐戰蟻去仍還平生心事明如鏡便對閨
君也好顏三度饑年一病身二毛踈落不勝貧誰聞
玉食層霄客獨念茅廬薄命人推枕未尋深竹木酌
泉聊與淨埃塵靜原世故真蕉鹿強倚蓬牕獨自吟

張詩云寄謝親朋兒女曹歡娛怨恨一時消從今結
束歸家去水自深兮山自高有身有累負沉疴何似
飛禽入網羅幸得脫然高舉外小兒造化奈吾何吾
是蓬萊一散仙塵緣不斷枉牽然追思三十三年事
雲在青山月在天

求益薄養二帖

子書室之外有燕樂堂朋類講學宴飲則於此焉因
見序錄述古人薄養之言少爲增損配以古人求益
之事揭二紙於壁一以代求益之告一以免薄養之

罪今錄置葉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
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吾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
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僕自以才不過辭不爲也
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自吾得之後世誰
知定吾文者邪又任昉爲王儉主簿儉出已作令昉
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由是
敬好終身吾嘗嘆此二事達者之言每對客目爲美
談今世俗相承所作詩文或爲人所詆訶雖未形之
辭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嗚呼今人一善而悻悻

自得視此不有愧哉子嘗願學而人不屑教故特書
之容座以代夫求益之告也 晉陸納爲吳興太守
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公飲酒幾升食肉多少溫曰
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
能飲止可二升後伺溫問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
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忻然納之時王坦之刁羹在
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柶客主驚愕納徐曰公
飲酒三升納止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
賓客並嘆其率素又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羣牧
判官時客至未嘗不飲或三行五行酒沽於市果止
梨栗肴止脯菜人皆不相非也嗟夫此事吾于奉已
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少薄遂以爲鄙不知此何
益也且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一通於燕樂堂或大賓
見之亦不罪予之薄奉也

蝦助詩

層濤濡沫綴蝦行水母含秋孕地靈海氣凍成紅玉
脆天風寒結紫雲腥霞衣褪色脂流滑瓊縷烹香酒
力醒疑是楚江萍實老誤隨潮汐落蒼溟右蝦助詩

乃元薩天錫作也薩詩子家所藏可爲全矣亦失此律况膾炙人口特書之

麤犇

昔王荆公創字學而爲東坡問以麤犇二字之義遂不能荅殊不知麤字說文鹿行超遠也假借爲粗細之粗乃古文也犇字說文走也從三牛者亦古文蓋古文雖曰出於倉頡而其時不過觀天地人物山川草木之迹以成文六書之義少也其後列國各爲制字又自不同觀通志引證一代殊文諸國殊文可知

矣故鄭樵曰先儒以義理說文字者徒勞心力耳是古字可以義理會耶荆公號識古文不能荅則又何耶

禪月大師

僧貫休俗姓姜氏字德隱號禪月大師金華蘭谿人生於唐末以詩得名初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驤鳳翥勢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王語之曰詩則美矣

修類彙卷三十四
若能改作四十州當得相見師喟然曰州不可添詩亦不可改孤雲野鶴何天之不可飛耶遂杖錫去之至富春申屠山大雄寺之南誅茅棲息後入蜀以詩投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萬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巴歛陳貢愧非才自慚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建遇之甚厚終於蜀也有西岳集七卷然亦善繪本教之像唯羅漢最著多作古怪之貌不類世傳篆書亦不合法也近世止知不肯改詩之事餘知者少也

百篇試

唐有日試百篇宋太平興國五年趙國昌應百篇科自陳求試上親出五言四句曰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爲五篇率四韻至晚僅成數十首特賜及第紺珠所載如此中吳紀聞却作孫奭時號曰孫百篇不知何也

七修類彙卷三十四終

七修類稿卷三十五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事物自然對

江陵縣勞勞亭郢人送別之地可對陶穀化化陶以粗紙

也取澗紙復抄二化也世號棋為木野狐以其媚溺人也可對茶名草

大蟲唐茶禁大嚴人畏之故名羊曰美豕簿猪曰長喙參軍亦

皆自然可對也

李騫期

七修類稿卷三十五 詩文類

劉越石扶風歌有云惟有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
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李騫期陵耶字耶官耶

按以下原本有宋戴遺詩對句有本屬來紅三
條因有脫葉首尾不全別刊卷末以俟完本

狀元詩讖

黎狀元淳初膺鄉薦至京師將禮部會試時盤礴開
闔酒樓上有婦人喚其名舉頭觀之則角妓也乃知
為同輩所啐于是登樓吟曰千里遨遊赴帝京忽聞
樓上喚黎淳狀元自是天生定先遣嫦娥報我名已
而果然

白鵬駕象歌行

唐有舞馬祿山使舞不就而戮之昭宗時又有猿賜
以緋衣謂之猴部頭朱溫既篡引坐側猿忽擲號裂
衣溫叱殺之此世皆知也若宋亡崖山時有白鵬見
幼主崩哀鳴躑躅竟墜水死元有駕象太祖登極不
肯拜跪竟死及下國初林卿子羽有義象行弘治間
王事張廷實有白鵬歌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舞馬
緋猿亦有伍象行云有象有象來大都大江欲渡心
谷且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

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備屹然十日
受飢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莫
敢屠侍衛傳宣呼壯士被甲各執丈二戈象戰久不
克兵捷象乃殂憶昔君王每巡幸象當法駕行天衢
珊瑚錯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氍毹紫泥函封載玉
璽萬樂爭擁羣龍趨玉璽歸沙漠龍亦歸鼎湖所以
老象心南來誓死骨爲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
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嗚爾食
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潔爾何污天子垂衣治萬世

俛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兮古所
無白鷗歌云君不見瀘南秦吉了餓死不首蠻夷邱
又不見唐家孫供奉奮跳欲斷宋三喉嗟爾白鷗急
主難委質翻配三忠儔憶昔海黃霧四塞天狗如雷
墮東北三辰糜戰日無輝伏屍百里海盡赤六軍披
靡可奈何雲從飛龍赴碧波白鷗籠中起躑躅恨不
握劍揮長戈劍欲截斷叅政首戈欲鏑絕宣慰脰請
回飛龍駕雲車直抵中原揮一帝皇天不祚趙孤兒
白日不照吾心悲聳身直翅輕一擲竟與金籠飽鯨

鯢嗚呼白鷗乃羽族報主恩義何其篤如何廁中拉
脇奴禽獸之心人面目太倉飽士多如林算來何如
豢此禽羽衣縞裳奪霜雪忠肝義膽鸞鳳音只今茫
茫海天角魂逐三忠戲冥漠千秋化作精衛翔悲鳴
直待滄溟涸

對聯

吏部許尙書讚乃尊亦吏部尙書也已先爲戶部尙
書兄詔亦嘗爲南戶部尙書也吾友俞于木爲作一
對云父冢宰子冢宰乘一代之銓衡兄司徒弟司徒

總兩京之會計又友陳敏之木天台人也受徽州歙
縣訓導書一聯於衙曰四萬八千丈山中仙客三百
六十重灘上閑官一則不可移易一則天生切對

人影詩詞

嘗聞近時有咏人影一詩脍炙人口子意佳固佳矣
然格律界下不免有沾皮帶骨之訛昨讀詞學筌蹄
有揚樵雲一詞尤佳也今併錄之於彙以見人才之
高下如此詩云不言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有情
長向燈前同靜坐每於月下共閒行昨朝離去天將

一在卷之三十三
真今日歸來雨又晴最是行藏堪愛處顯身須要待
時明詞云只道空烟又疑流水依依却是行雲了然
相對又是夢紛紛半面春風圖畫黃金在難鑄昭君
溪橋斷梅花晴雪端的白三分 真真難喚醒三年
抽藕織得欄裙甚徘徊窺鏡交翼鸞文一片飛花來
去并刀快剪取晴紋無情處分明着眼強半帶春醺
按以下原本有沈明德詩常詩忘作者呂洞賓
詩呂文五見共四條固有脫葉首尾不全別刊
俟完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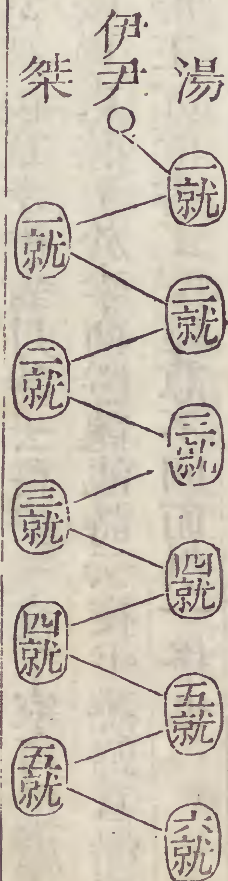
三詩一格

真元問詩人裴交泰長門怨絕句云自閉長門經幾
秋羅衣濕透淚還流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吹北
宮愁後章孝標對月詩云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
歌幾處愁至於李商隱龍池詩云夜半讌歸宮漏永
薛王沉醉壽王醒題意不同而俱一格也

伊尹六就湯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五就之事固不可
考苟以軻書爲實錄則於湯不止五就其實六也蓋
伊尹之就桀者湯進之也則是先就湯後就桀反復

者五然後相湯而伐之此則其六就也若言五就湯則四就桀矣孟子皆云五者蓋不言其終竟伐桀之一就耳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細觀之亦自可見恐未能盡復圖于左此蓋伊尹出處之大節不可苟也



杜律虞註差處

子嘗讀杜詩秋興八首虞註之謬者半焉似皆穿鑿

隨正註下今錄之於葉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虞註公因感此而自嘆酌夔州已經兩秋故云叢菊之開皆我嘗感而揮淚矣然下峽孤舟則猶滯此一繫我故園之心也他日言向日一繫言始終心在故園而身滯舟中繫身即所以繫心也
愚意公居蜀見秋來江山之景如此蕭森則不勝

隨騫八月之槎耳昔也畫省香爐相從入直今相
遠而伏枕於此但聞山城樓上之粉堞隱藏悲笳
而已兩句皆在望字上來也末二句是照前落日
時已望京華而石上藤蘿之月猶在望也常自乘
涼今倏爾已映於洲渚蘆荻之花秋氣蕭瑟通篇
悲婉實虛遠隱又是篇中之目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
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
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虞註明皇友愛五王嘗自宮中穿夾城至花萼相
輝樓同寢故云通御氣也芙蓉苑又近曲江乃天
子遊幸之地而關中數亂故云入邊愁也又言花
萼樓中之簾柱皆盤黃鵠宛轉之形珠則織繡則
畫也苑外江中御舟常驚白鷗飛起以錦纜牙檣
之華彩也若此皆歌舞之地今則焚蕩殘毀令人
回首良可憐惜也然神京地里又在秦中終非天
下所能及也我安得而不思歸耶

愚意明皇友愛起花萼相輝之樓穿夾城以幸其

上通御氣通天子之氣也而內一不修納壽王之
妃召祿山之禍漁陽報至則芙蓉苑遊幸之地忽
已入邊塞之愁矣此二句一意直下公在蜀故因
及幸蜀之萌其初也樓上何所有則珠簾繡柱圍
繞焚香之金鶴苑中何所有則錦纜牙檣驚起在
水之白鷗今而豪華蕩盡回首可憐不知此秦中
乃自古帝王之都可不保其基業哉舊註不知其
旨意之所在而黃鸝白鷗之解尤爲穿鑿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

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
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虞註乃謂劔關秦塞造天之高惟一鳥道所以不
易還以見此池之景唯順流下峽則江湖滿地任
我漁翁之漂泊亦豈不令人感嘆乎

愚意中四句在眼中之物也今日不修武帝之備
徒見虛夜月動秋風而已菰米沉雲蓮房墜粉感
嘆深矣關塞極天之高唯飛鳥往來人不得而至
之而江湖滿地俱有兵戈只我若一漁翁而已何

不歸依耶唯字一字正見深惜長安之意舊註牽強反失本旨

東坡兩韻律詩

清波雜誌載東坡留題南康寺重湖軒詩曰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蘇自以律詩可用兩韻引李誠之送唐子方兩押山難字爲証今人遂爲口實予以坡詩必信手塗抹而僧特寶之故言如此未必當時有跋也苟如僧言只漏無字

庶幾可耳况此又非古韻若李詩既是律矣豈可押兩韻耶若曹植七哀詩有徇泥諧依四韻王粲有攀原安三韻子美夔府咏懷排律重用纏船弦字退之咏筍重用根字皆有之若律則不然也

宋戴遺詩 欽尾

予嘗見太史宋公濂詩四冊公親書者也大字如指
頂小字如芝蔴或行或楷真有龍蟠鳳舞之象高可
五寸亦奇物也惜爲杭守張公取去今學士集中之
詩不滿一百則知遺落多矣予家又藏公與戴九靈
寄答古詩各十首考之九靈集中止得其六而公詩
集皆無之且書乃當時吳德基而題跋則王華川揭
少監胡仲伸輩而又裝潢成軸襲以文錦安知不又
爲他人之取乎苟或敗壞千古埋沒今特錄置於藁

則又傳遞一番彰者衆矣亦慊收藏者之情宋詩云
攢眉入山林已失山林性玄造亦何爲使之仍遘病
熱中亦不舒攻上風逾勁僅存氣半絲養此一朝命
命豈復在吾乘化共歸盡方州羅夾巷百齡寓幾姓
大運旣如斯何須苦心競但我逆旅中百感易交橫
交橫復焉如驩然且孤咏 山中有玄鹿西行正駭
駭衆草吐芳滋朝夕樂我飢偃仰青石間和鳴靈渚
麋伊誰施網罟生致來軒墀赴蹈絕湯火奮觸無完
肌亦知天地間久安豈其宜 恐棲長林庶可免禍

機禍機旣弗脫死生一任之唯思石床前有薇與雲
齊卽當謝羈絆采采不知疲窘束勢方固安能遂吾
私 昨日非今日明朝異今朝事變來如雲斯須無
根苗紛糅不可遏冰澀火復焦人壽縱金石刮剝當
亦銷所以古達士心冥萬物交流月不受雲迴颺任
成濤况當九春時一青發新茗好鳥從東來飛鳴羽
翹翹中借律呂音聽之比咸韶益然太和內塵慮息
秋毫吾身且并忘誰復慕蟬貂 洛陽有名園奇葩
洩春和旖旎向人傾姱麗明綺羅曾未浹日間飄雲

隨風沙豈惟花獨然撫躬良自嗟昔年髮如漆轉盼
已半皤此身元無根寧不隨歲化東衢西巷間逝者
日苦多唯有山上石亘古終不磨况亦有時泐尙何
恤其他我年踰半百來目知幾何誰家有美酒敲缶
共高歌有酒不高歌銅仙將見訶 盈盈白面生騎
馬出重關鐵衣何皦皦寶刀綴雙環左右千貔貅繡
旗隨風翻自云將家子執節征百蠻常從大將軍三
箭定天山飄搖意氣得秦華欲成吞虜豎震駭之唱
暗成長嘆鄙我章句生葉擲同糞丸我因孱弱軀久

服章甫冠世間紛擾徒如何學神仙爲恐壽命促汲
汲求長年中開龍虎鼎烹煨日月魂迴復存一氣去
人無窮門日瞻九霄上白鶴來翩翩剛颺吹弗休跬
步不可前迅景若流火頓髮白被肩鬼啼丹臺下令
人心鼻酸禹書或飯牛海風嘗引船羸劉有遺轍皎
若明鏡然吾身無百年先後終凋殘幸有一寸心萬
世能長存 華齡事觚翰志可移南山學染血色絲
織成鳳與鸞如何中歲論厭讀仍厭觀豈爲血氣衰
惡此葩藻繁至人抱太素直遡羲皇前一塵不可瀦

日玉爲肺肝方知始學謬中夜發哀嘆瞽矇夸毗子
反諛爲迂頑驅雲駕飛濤欲使歸筆端憐之不敢噴
再拜相與言床頭有周易時時宜細看 誰家有高
樓朱戶凌雲開綺帳結流蘇衆色何粼粼朝庭舜趙
女夕讌歌吳姬笳簫雜琴瑟其音愴以悲自謂永世
樂千秋長若斯豈知旋踵間樓毀人亦隨荒烟壓白
草寒鬢向人啼盛衰固不常居安可忘危感予夜不
寐冥冥起遐思鶉衣坐西軒浩然千古懷 我坐我
不憚我行我悽辛我生七尺軀不樂復何因成童卽

窮經豈因墮白紛爲是動中懷有淚沾衣襟犬馬齒
未衰但當日加勤一息能契道何須浪云云年當四
五十所愧在無聞於此苟不憂可復名爲人是非姑
置之取琴彈秋雲琴中有至和忘悲以懽忻所傷至
已乖何能啗吾神戴詩云結廬在窮巷藝藿仍種葵
謂將究安宅何意逢亂離三年去復還隣室無一遺
我屋雖僅存藿悴葵亦衰海田旣遭變并邑還日非
扶杖一行游歷覽多所悲本不居市廛悔之將何追
庭前兩奇樹常有好奇色年年遇雪霜誰謂寒當

易道喪涉千載親友誼日薄既貴乃忘賤歲宴孰堪
設厭此里中居行行至徐國不見新相知惟聞古時
迹古有延陵子施恩死逾博一朝恊心許寶劍非所
惜此事難再逢吾行復何適 辭家獨行邁捐軀遠
從戎已謂勲可建如何志無終主將東南征桓桓震
羣雄苟秉先登羽卽定一舉功自非陳力徒亦可備
折衝制勝兩楹內設奇尊俎中獸尚憚為犧人豈昧
藏弓况復已多賢何能奮薄躬 東州有一士與世
亦殊倫借問何所殊守賤與安貧好爵吾不貴至寶

吾不珍聘幣照閭里視之若浮雲灌木荒繞舍薜蘿
深擁門豈忘其靡麗苟得非所欣舉世少知者我獨
慕其人時時往見之聊用瑩心神願言攜壺酌長與
爾為隣 窮居寡人力繞屋荒草莽紛紛集鳥雀寂
寂絕輪鞅病夫亦何為呼兒具藤杖時復林野中披
榛獨來往田父荷鋤至相與飲真賞寧知雨露深但
說桑麻長人生適意爾何事蹈時網 少小秉微尚
游心在六經冉冉年歲遲乃與塵事冥入秋多佳日
何以陶我情園蔬親可摘新穀亦既升命室釀美酒



一壺聊復傾兒女戲我側親戚還合并此事已云樂
吾生豈無成俯仰百年內忽如流電

對句有本缺

鴈來紅 缺首

家飛瓊扶上紫香車玉簪墜地無人拾化作東南第一
一花又黃魯直題水仙亦是此意凌波仙子生塵襪
波上盈盈步微月被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
絕然三詩同一機軸工巧畧異

沈明德詩 缺尾

弘治初杭庠生沈明德宜嗜酒能文尤工於詩畫蕭
散不羈視功名如敝屣也一時當道重之嘗以課試
不完董學憲副吳原明因其疎于經學且重聽命賦
耳聾詩且限韻焉因草書耳聾二字於水板沈望見
耳脚帶長以爲打字也亟奔去復召喻以作詩遂口
占云紅塵飛滿舊青衫貧病年來笑更兼四十無聞
聾亦順半生多事老何堪山蟬一任鳴方歛穴蟻從
教鬪正酣兀坐無言心似水對人袖手倦清談後應
貢授安慶府學訓導以內艱起復之京竟

常詩忘作者 缺

呂洞賓詩 缺

呂文互見 缺首

能之已干之音初曰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用衆曰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孟子曰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語也使齊人傳之此呂氏本前人語也本生曰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劉子期論曰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

盡數曰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董子曰揚湯止沸不如釜虛去薪又曰父不能傳之於子臣不能入之於君韓子曰使道而可傳則人孰不傳之於其子使道而可獻則人孰不獻之於其君此後人本呂氏語也

